

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
## 第一百四十四回 滄海玉堂雙珠歸母 白衣閣老隻手擎天

素臣俯奏道：「臣昔年誤行受記，已為擇有年貌相當之婿，亦係救駕有功之人，一名成全，一名伏波。皇上既念二女之功，應使得所；臣已有妻三妾，分沾餘潤，豈可獨佔全枝？彼原說必臣破體，方可適人；臣今承恩命，請即為設法，今其樂從便了。」皇帝道：「二女守彼國之教甚堅，恐非說辭可轉；如能樂從，即遵先生之命也！」因命成全、伏波入見。素臣尚不知其監禁，承應兩貴人的丫鬟奏知，二人現在監中。皇帝道：「既係有功之人，怎反下了監？」丫鬟將前事奏聞。皇帝道：「如此則二人有罪於先生，無功於朕，何云救駕有功？」素臣道：「臣欲救聖駕出島，差二人至島前島後，晝夜沉伏，伺候察探。島前只一水可通，被逆闖於關口密排鐵柵，柵上皆有鋒刃，關前數里水底，佈滿蒺藜，觸鋒刃，蹈蒺藜，即皮破血流；二人沒至關前，兩足盡破，幸其水性熟諳已極，尚未傷命。因島前無縫可鑽，復至島後探視，於水石衝擊，刻死刻生之所，探出石磧可以藏舟，臣方得前去測量。測量之時，若非此二人下海，屈曲泅沒，亦不能知勾弦數與確數，何從算出丈尺，知絲索之數用與否。此二人實從萬死一生中，拼命圖功，俾臣得救駕出險；臣實深悉其勞苦困憊之極，故稱有功之人。至臣之落海，因老蚌索珠，且報臣友被圍之信，發於倉卒，鬼神亦無所施其巧，況此勞苦困憊之人乎？從臣之故，幾致其喪身於海；豈反有罪於臣？惟陛下憐而察之！」

皇帝慨然道：「春燕、秋鴻隱形至觀日台探信，以藥迷悶衛士，及逆闖心腹內監宮人，使先生之計得行。成全、伏波沉沒海底，拼命捨生，使先生之巧得施。先生之發蹤指示固難，而韓盧、東郭之勞亦甚矣！當速召來，重加封賞！」素臣道：「此二人既久禁獄，自必污穢，恐冒觸天顏；伏乞皇上賜以薰沐，然後召見。」皇帝道：「薰沐之後，暫令錦衣花帽入見，俟封職後。徐備服冠可也。」當即傳旨提監，沐浴薰塗，前來見駕。

龍目一看，見二人年紀俱未滿三十，相貌魁偉。大喜道：「真屬年貌相當，可稱佳配！成全封澄江將軍，配以春燕；伏波封清海將軍，配以秋鴻。俱食四品俸，給事先生府第。春燕、秋鴻俱封義勇淑人。先生可即為說法，以便完姻。」春燕、秋鴻想：成全等不過盤山小卒，並未留心觀其容貌，甚是疑慮。今見欽賜官職，相貌魁梧，暗暗歡喜。卻不敢悖本國之教，未免懷著鬼胎，鶻鶻突突的，隨著素臣入房。

素臣並喚成全、伏波進房，正色而言道：「凡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，只爭在有廉恥。禽獸沒廉恥，故無一定配偶，人惟有廉恥，故能不事二夫。你等如在本國，而遵本國之教，已屬寡廉鮮恥，與禽獸無別。今在中國，而仍遵本國之教，則廉恥全無，更不如禽獸矣！我若依你邪說，先破汝體，然後賜婚。不特無顏以見同伴諸女，亦何面目以對成全、伏波乎？汝等既受我記，即當從我之命；既久中國，即當從中國之制。將來得奉皇上威靈，風行海外，用夏變夷，還要把大秦一國，俱秉中國婚姻之禮，不止全你兩人廉恥，將並汝通國之人，都從禽獸中提撥至人類中來。汝四人可依我言，速就各房，我在此中間立侯，討出喜來，同去復旨，即作成全、伏波代我破體可也。」春燕、秋鴻被素臣口口禽獸觸動羞惡之心；又想素臣既相，必除滅佛、老，所云變易本國之教，亦必是真；且令成全、伏波代其破體，便不算全然叛教，只得聽從。

成全、伏波討出喜來，素臣領同喜旨。皇帝大喜，即命四人在御前先拜天地，次拜皇上，次拜素臣，然後夫妻捉對兒交拜，撤御前寶炬，送歸洞房。春燕、秋鴻之喜，還是有限；只成全、伏波二人，才離黑獄，即解紅裙，倖免極刑，翻膺上賞；這一喜直到盡情！江邊掠燕，海上驚鴻，澄江直欲翻江，清海將為攪海矣！

次日清晨，素臣放出海師、水手，各加賞賚。正值飛娘同碧蓮、翠蓮回島，豐城之事，素臣尚未細問，飛娘三人，把前後戰勝及水夫人命其勤王之事述知，素臣大喜致謝。即撥兵一千，令其赴乍浦接應，授與密計，三人連夜去了。

日中，賜出素臣冠服，傳旨道：「朕自進此島，即令兩貴人趕制，至今方得完備，勿嫌遲慢也！」素臣感激謝領。春燕、秋鴻打開錦包看時，是：

朝服全副，七梁冠一，赤羅衣白紗中單青飾領緣一，赤羅裝青緣一，赤羅蔽膝二，赤白色絹大帶一，革帶玉飾一，玉佩二，黃綠赤紫絲織雲鳳花錦大綬二，青絲網玉拔環二，白襪二；黑履二，常服全副，烏紗展角帽一，團領仙鶴補緋袍一，大獨科花綻絲緋襯袍一，玉帶一，皂靴一，軟底皮鞋二。

素臣命將朝服包好，把常服穿著，至行宮門口謝恩，即請定回鑾日期。皇帝大喜道：「朕歸心如箭，只恐孽氛未靖，今文先生雲可歸，朕放心即歸矣！」因傳旨，擇吉於十七日朝見有功諸臣；十八日回鑾。

次日平明，天生等回島繳令。天生道：「以神等在淡水洋，已截殺因龍島敗兵一船。俺依文爺密計，令小矜子碧雲領一船，伏絕龍島左，翠雲領一船，伏絕龍島右，俺們在大洋候著。三隻敗兵船逃來，被俺們圍住，先放走一船，俟他進島，島左之船便跟著進口。又放走一船，島右之船又跟著進口。俺們拼力殺掉了一船，統著大兵攻島。島左島右之船，俱是困龍島島船，又用了困龍島旗幟服色，夾和敗兵船內，守島兵丁慌亂之中，不及辨別，一齊放進。隨後大兵即至，裡面兩船一齊發作。俺們是有記認的，只揀賊兵砍殺。他們沒記認，不知誰是困龍島的兵，是護龍島的兵，自相廝拼，心慌勢亂。俺們內外夾攻，傾刻攻破。走索的島兵，各處放火。碧雲、翠雲領著女兵，把封鎖的嬪御宮人，一齊救出。咱夫婦令以神、衛嬪子分頭搜島，現獲陳芳、臧寧、汪彬、趙武及斬直之弟斬廉。留以神在島鎮撫。虎臣、亞魯已奉文爺之令，去招降各島。俺們先撤兵回來報捷。」素臣大喜，將嬪御宮人都送入內，領著一千男女朝見。

皇帝仍坐前殿，男女分班，嵩呼拜舞，此時已有錦墩設在御座東旁，宣上素臣賜坐。東班是玉麟、天生、有信、成全、伏波；西班是飛娘、飛霞、青雲、翠雲、春燕、秋鴻。皇帝問功名冊有名之金硯、黑兒，素臣回奏：「金硯係臣之僕，已奉詔進京，敕諭東宮。黑兒係龍生之婢，未敢朝見。」皇帝道：「文子與□同升，僕婢何害？金硯有十餘日行一萬七千里之功，太后東宮之幸，逆藩之授首，皆其功也！可封為飛虎將軍，食三品優俸，給事先生府中。黑兒係貴人之姊，可即宣入，以受國恩。」素臣領旨，將黑兒宣入，朝畢，站立右班之末。

皇帝降旨，陞白祥為兵部郎中，並監督大恩倉。龍生以副總兵，兼宣慰司同知，仍管護龍島事。施存義以守備提補。飛娘為神勇夫人。飛霞為英勇夫人。碧雲、翠雲為靈勇宜人。黑兒為奉恩君，食四品俸。以救出嬪御，俘獲逆黨，進素臣武英殿大學士。陳芳、臧寧、汪彬、斬廉同先獲之斬直、鳳氏、王彩，各打四十御棍，趙武免打，俱監候回鑾處決。諸臣謝恩退班。

十四日，飛熊解到龍衣，齎奏翰林官一員，洗馬連城。皇帝見太子表文，宣素臣入行宮，再三勞謝道：「前日令先生陳奏功績，朕已驚歎為古今未有；今觀東宮所奏，方知先生尚未道其十之一二，先生真隻手擎天者也！東宮雲，一切貳官閒職，不足以囿先生；擬晉先生內閣，兼吏兵兩部，請朕聖訓。其進先生為文華殿大學士，應加宮保及五等之爵，俟回鑾再定。」是日，留在宮中。細問一生事跡，及父母兄嫂妻妾子姪婢僕鎖屑之事，至夜賜宴，盡歡而散。

素臣方得與連城相見，連城再三謝罪。素臣道：「人孰無過，禮過不吝，乃老先生之盛德，前事何足掛懷！」因喚大憐出見：「此尊婢也，今日歸趙矣！」連城問單姨之事，大憐招出聶元，連城切齒。素臣道：「邪道作孽，何所不至，特辯之不早耳！聶元前在此島，已為龍夫人所誅，勿更念此婢之舊惡也！」連城唯唯謝教。

十五日，如包、以神回島朝見，奉旨加鐵面游擊將軍，兼宣慰司僉事，仍管生龍島事；熊奇以參將題補；兩人謝恩畢，將天生等約齊，同至素臣房內，根問落海後事，及假傳死信之故。

素臣從頭說出。原來：素臣那日落下海去，即落在一座白玉堂中，一張白玉榻床之上。只見一個年老婦人，纏絡繽紛，向前斂衽。素臣忙下床答禮。老婦道：「前遭龍厄，藉相公福庇，以二女奉侍；今當見還。金面有難，相公當往救之！孽龍已為香烈娘

娘收服，妾可無慮；但恐野性難馴，不日來見相公，乞相公受記一番，便與妾冰釋前嫌，感激不盡！」素臣恍然，忙在袋內取出雙珠遞還，道：「承老嫗贈此神物，救我之難，成我之功，正思圖報！若果見孽龍，自必囑咐，令其解釋前嫌。金面吼現有何難？當往何處救之？」老婦道：「相公不聽見喊殺之聲嗎？」素臣側耳一聽，果聞喊殺連天，心裡著急，忽然驚醒，那有甚白玉榻，卻仰臥在一片大蚌殼內。忙立起身，只見前面船隻，被這蚌風馳電掣激起大浪，一齊翻轉，船上兵將紛紛落水。將近一隻船邊蚌殼平空一起，把素臣顛落那船船頭，那蚌便沉入海底，絕無蹤影。

那船已將翻轉，半船俱水，人盡嚇壞。忽見半空落下人來，頃刻風恬浪息，便按定心神，向前細看，失聲驚喊：「莫非是文爺嗎？面色怎如此晦滯？」素臣睜眼看是，認得是方有仁、方有信，忙答道：「弟正是文素臣，聞人兄如何不見？」有仁等大喜道：「聞人二哥就在前船。有仁等被圍至急，虧這大浪把一面衝破，正想逃走。今得文爺從空而下，便可殺上前去。」素臣問：「緣何被圍？是何兵將？」有信道：「是斬仁的兵將，雖壞了幾船，兵勢還盛，水勢一定，必更合圍。靠文爺的威力，且殺了賊人，再細細告訴罷。」素臣便不再問，抖擻神威，拔刀在手。有仁忙令撥轉船來，素臣一眼看見金面吼虎踞對船船頭，大叫：「聞人兄，今日才會，快快轉船殺賊！」金面吼大喜大笑，忙令海師換舵。兩隻船上各家丁壯，久聞素臣殺夜叉，誅山魃的大名，兼且從天落下，越發認作天神，人人膽壯，個個心雄，忙忙換舵轉船，直衝上去。

賊船上呵呵大笑道：「若沒那陣怪風，都做了海鬼了！怎敢回來送死？」把旗一揮，四散的船，都攢攏轉來。素臣令眾人「照舊廝殺，選幾個有勇力，能跳躍的，各持短兵，隨我而行。」有信在本船，揀出十幾個，緊跟素臣背後，須臾，各船圍上，兩船內照前各持長槍大戟，互相擊刺。素臣揀著最近賊船，大吼一聲，平空躍上，手起兩刀，已把當頭兩個殺人不轉眼的凶和尚，連頭帶肩，劈做四段。就在紅血中直滾進去，碰著刀的，非死即傷。背後勇士，陸續跳上，如一條長蛇直竄入艙，殺條血路，看著那兩隻賊船較近，復跳上去，如猛虎突入羊群，任憑咬嚼。殺過這船，跳到那船，殺過那船，跳到這船，紛紛頭落，片片肉飛，頸血直噴，屍身平倒。金面吼看得興發，也吼一聲，跳入賊船，手中鋼錘，兩點般打落，賊人筋斷骨折，一片哭聲。我兵將領及有勇力能跳躍之人，無不爭先跳砍，咆哮剪撲，猛不可當。登時把賊人十幾號船隻，百十個和尚道士，大盜凶徒，一二千慣戰水軍，十停中殺掉九停。素臣因有正事，跳回本船，招呼金面吼等下來，放他各逃生命去了。

金面吼等一齊上前相見，叩謝援救之恩。通出姓名，方知福建六雄，除飛熊解衣在路，現在五樞俱集，內中林平仲、劉牧之、朱無黨三人，尚是初會。素臣看其相貌，都是魁偉，持戰之時，亦甚勇敢。暗付：六雄之名，果然不錯！因問：「此處是何洋面？今日何日？」有信道：「這是乍浦洋面，今日是十一月初二。」素臣好生驚異，因把自己在廣以後之事說知。六人俱拜伏於地道：「文爺真天人也！」金面吼復謝失迎之罪。素臣因問日本之事，金面吼道：「斬賊結連關白，俺便交結舊臣之仇恨關白者；奈關白夫妻二人，俱有萬夫不當之勇，惡黨頗盛，一時未得其便。俟我朝興兵問罪，可作內應耳。」素臣記在心頭。見是順風，忙令扯足各道風篷，一面叩問被圍之故。

有信道：「自皇甫按院解散義民，白兒離職閒住，存義便把自己，合兩家家口，寄頓飄風島，至閩去看袁兄，聞皇上駕幸登州，斬直必有逆謀，天生等自必勤王，因文爺在廣徵苗，故邀同聞人兄們前來幫助。不料船至寧波洋面，被尋龍島島賊出來劫奪。一個賊首，為聞人兄所殺，敗將下去，糾合附近島賊，前後截殺。飛報斬仁，又添了許多兇惡僧道，圍得水洩不通。正在危急，忽被風浪衝開一面，又從天上掉下文爺，真是五行有救！」素臣道：「我已定下救駕之法，今忽添六位英雄，大事可成矣！」當與六人縱談今古，開發忠義，指示兵機。六人中，除有信領略過趣味，餘剩聞所未聞，如食江瑤柱一般，津津有味，日夜不厭。

初五日將晚，已望見困龍島，忽見島口有帆影招動，素臣留心細看，見一隻小船，逆戢著風，如飛而來。即令本船截住，休教走脫。金面吼立在船頭，海師換舵迎湊，丁僕外水，各持鏡鉤鐵戳，鉤的鉤，戳的戳，登時拉住。素臣急命海師轉舵，望外洋開去。小船內鑽出一個道士，手持紋文古劍，口中正自唸唸有詞。素臣一躍而上，將刀隔落古劍，劈胸一提，挾在脅下。金面吼一齊跳過。有幾個動得手的，俱被殺死。其餘無用之人，便都捆住，丟在艙內，把船掉轉，帶在船尾。

素臣把道士挾過船來，背綁起；將刀擱在頸上，喝道：「你這妖道，姓甚名誰？往那裡去報何緊急？用何邪術，行這逆風船兒？有一字虛言，即砍下頭來！」道士慌道：「大王饒命，容小道實供！小道姓於名人後，是江西人，在龍虎山學的五雷天心正法，並不是邪術。」素臣喝道：「即在龍虎山學法，認於人傑嗎？可知現在何處？」人後沒口子應道：「於人傑是小道胞兄，現在錢塘縣裡。」素臣道：「我在沙河驛釋放他，他說以後改邪歸正，如今弟兄兩個，一個跟斬直，一個跟斬仁，助紂為虐；他罰誓死於亂箭之下，怕眼前就要應他毒誓了！」人後渾身發抖，亂磕頭道：「原來是文爺顯聖，怪是小道行法不靈！文爺在亮裡，怎還不知小道們心跡？小道行都依著文爺在前之命，陽儒陰釋，暗為朝廷出力。」素臣喝道：「你怎知我已死？如何行法不靈？快實說來！」

人後道：「小道行逆水法，有神將守護；若非文爺顯聖，神將豈無響報？王彩兵敗入島，禁軍中有認得文爺的，說文爺改了面色，假扮差官。斬監不信，說文爺現病在京。王彩說，曾見過文爺，貌實相像，只面不同，必是易容之故，況差官勇不可當，除了文爺，斷沒這等本事！斬監方才信了，害怕起來。先是奉皇上住在滄海樓，有美女奉御，內侍宮人伏侍，一切供應，還像個局面。及聞此信，說文爺係在廣西，係在北京，係在山東，如神如鬼，倘被劫去皇上，關係非輕！將皇上圈禁木籠，柵內柵外，令勇士日夜防守。後聞文爺死在海裡，與心腹謀士計議，說文爺已死，再無能至此島劫駕之人，可否放皇上出圈。小道竭力懇懇，說：『皇上錦衣玉食，安樂慣的，若久圈禁，必致傷生，便失去重寶，太子必致死報仇。天下謀勇之士尚多，大事還未可料！況且送龍衣的早晚到來，也不便在圈裡朝見。莫若仍送皇上至滄海樓，美女宮人照常承應，以安其心，適其體，不至憂鬱成病，方為萬全之策！』心腹中也多有主此議的。遂擇定初七長生之日，奉皇上仍居滄海樓。要著人往錢塘知會，說文爺已死，速添兵去豐城捉拿家屬，恐聞信潛逃。因連日逆風，小道有逆水行舟之法，便討了這差，要去與家兄商議，向深山中隱姓埋名，逃生避亂。並一字虛言，只求神靈鑒察！」

素臣親解其縛，大笑道：「我雖落水，並未曾死，怎信以為實？這逆闖終是愚蠢之徒！」人後抬頭，把素臣細看，喜形於色道：「文爺真未死，皇上太子，天下蒼生，俱可得生矣！初傳文爺身死，不特眾謀士不信，連斬監也說是文爺用計，要咱們懈怠，好來劫駕，吩咐木籠內外勇士，須分外嚴密防守。後來紛紛信至，差著黑探往護龍島連探兩次，知道死信是真，才商議放皇上出籠，原不是一味蠢愚呢。」素臣道：「護龍島疑我已死，或是招靈設祭，戴孝哭泣，焉知非我之計？怎見得死信是真？」

人後道：「說也可傷，護龍島內設位戴孝，是不消說了。只那白祥、鐵巧諸人。男男女女，如喪考妣一般，成日成夜的哭泣，都不顧性命的樣兒，或自夢中哭轉，或因痛哭嘔血，或至水米不沾，或至昏暈不醒，豈是假裝得來的？監裡的海師水手，不怨受罪，只恨那日救護不及，死有餘辜！自外護至內城，無人不流涕悲泣，說天沒眼睛，把一根擎天玉柱，平空拔倒。天下何日太平！聽說崇明商船上，撈起文爺屍首，上半截已被海魚吃盡，那一個不痛哭流涕，咒生咒死，還有指著天亂哭，朝著海亂喊，要抽掉龍王的筋，剝掉龍王的皮！斬監探聽確實，才信文爺之死是真，才想放皇上出籠。小道暗中，也不知流掉許多眼淚哩！」

素臣滿面涕流，暗付：我反虧這落水，不然，如何向木籠中救駕？忽然想起，急問：「探聽的人，除此以外，還有何見聞？」人後道：「探聽兩夜，止見內外哀毀哭泣，怨恨傷心，並無別有見聞。」素臣暗喜，因定注意。問：「此是何處？」海師說：「困龍島後外洋。」素臣令人俊坐原船回浙，囑咐如此如此，但恐同船洩漏。人俊道：「不妨，斬監心腹俱被殺死，所存者，小道之徒僕，及海師外水耳，自有話吩咐他。」

人俊去後，令有仁、有信坐一船，至護龍島，須如此如此。自同人傑等，向困龍島後放來。至一無人荒島，把船泊住。初七夜裡，攏船近島，素臣上了腳船，沿石岸而行，屈曲至石磧之內，爬上石磧，在一最高峰上，砍去松樹一棵。日裡悄悄探望，隱隱見銅柱上，畫有一道白圈，喜動顏色，慌忙下船，復上原船，仍回荒島。初八日天色一黑，即開船至島後，近石磧與銅柱相對之處泊

下。素臣安睡艙底，候天生等船至，縛定絲索，突然跳出，拉索上台，成此大功。

素臣因鐵丐等根問；在眾人前，把這些情節細說一遍。鐵丐大笑道：「咱原說不消十日半月，便救得皇上出島，如今可信咱的話是真？」飛娘道：「文爺叫二哥們來說謊，是怕走漏消息，這也罷了，怎臨上索的時節，還不說明？累咱驚心吊膽，死跟著你，怕你飛上天去，不得問你許多要緊事情！」素臣道：「那時正在赤緊關頭，可能再說閒話！亦且使大家知我顯靈，成功可必，人人踴躍。你只看那日賊人，但見我面，便已嚇壞不能交手。王彩那廝好不耐戰，也都驚慌失錯，把刀亂擗，直撞下馬，不是總虧著假死的好處嗎？」飛娘道：「咱們只認文爺已死，故此哀痛。二哥及有仁朋友知文爺現在，怎也是那樣哭去？」天生道：「這事咱也不明，先問過二舅，說一則文爺吩咐，要假裝得像。二則見咱們哀傷之狀，心裡感激，不知不覺的眼淚直淌出來。」

素臣深致不安道：「文白有何德能，蒙諸兄嫂逾分傷感，恩姊更複性命以之！前在海中，聞於道述來，心痛之極，也出過許多眼淚。然使沒有那種激切之狀，逆關必不能信，皇上焉得出籠？是文白此番得成救駕之功，皆各位血誠所致！白之落海，即皇上出險之機。斬賊著人至島連探，並未看見竿木繩索，此中又有天意！今皇上專指為白之功，重疊加恩，清夜自思，實深惶恐耳！」鐵丐大叫道：「咱們是為朋友而哭，那些路上的人，怎也哭得發昏？老蚌討珠，才下海去，與老天什麼相干？怎把自己的功勞都灑派開去，文爺的大功，便分半個天下，也不多！」素臣嚇慌，忙起身一手掩住鐵丐之口，埋冤道：「聖駕在內，怎是選樣囉喏！」鐵丐還要分辯，天生等亦俱阻止，方才住口。

玉麟道：「文爺說有天意，原是不錯。俺們若不是哭昏了，便守定文爺原令，不許別島一船，私至外護，怎容得奸細入探？奸細不入探，則斬直不信，皇上豈能出籠？人探而並見竿木繩索諸人演習之狀，必更設法防範，預斷這條後路。恰好鐵兄遷怒，說總為這上才去測量，才送了文爺性命，把內殿所立，盡行燒燬，上下男女，因痛苦不過，無暇演習；而連探之人，又適在痛苦最甚，竿索已毀之時，豈非天意？但天意亦為文爺至誠所感，委曲以默成此大功耳！」這一段話，把諸人都說服了。

翠雲道：「奴到底疑心，春燕們既不能日夜來看守銅柱，文爺又不能常去守候，怎約得時日定准，咱們去放鶴，可的湊來縛索上柱呢？」素臣看著春燕、秋鴻道：「這是我與他兩人先有暗號；那日成全、伏波探海回來，說島後石磧內可以藏船，石磧上最高一峰，有一棵松樹記認，原是我吩咐他去探看的；不是我那日得了成全、伏波之信，又叫他們兩人轉來，囑咐一番的嗎？我叫他們每日清晨，隱形至銅柱邊，只看那棵松樹砍去，便是我們來救駕的日期，便畫一白圈在銅柱上，報我知道。皇上初七，復至滄海樓，我於初七日夜裡，移船入磧，砍去松樹。初八見銅柱上畫有白圈，故知此夜必隱形練來接應也。」

鐵丐道：「嫂子你還要早去哩，可知他們都有暗號，要早一日，也不能的！」翠雲道：「奴便成日思量，卻不知文爺定有暗號。但那磧上本有松樹，這日忽然不見，銅柱上又忽有白圈，倘被賊人看出，豈不利害？」素臣道：「那石磧離銅柱有三里遠，留心的，便仔細了看，不留心的，如何知道？銅柱白圈，在石磧上便看得見，在海裡便看不見；島後就有峭船，誰肯向亂石叢中，湍流急浪裡，去察看銅柱上面，有無暗記？若在觀日台上，便只見那三面，不見這面的白圈，又誰肯險巴巴地，抱著銅柱，兜轉身來察看呢？」翠雲方才心服。

玉麟道：「他們兩位已封淑人，比你職分高著一等；怎還提他名字？」翠雲忙向春燕、秋鴻敘衽謝罪。春燕、秋鴻頭紅臉脹的，慌道：「姨娘們休得取笑，可不折殺奴才！」以神道：「不特小嫂們要改口，咱們也都要改口，以後叫不得文爺，或叫太師爺，或叫相公，才合朝廷禮制。」鐵丐道：「文爺兩字，是咱們心窩裡發出來孝敬他的。他做秀才，咱叫文爺；做元帥，做宰相，只叫文爺；便做到……」玉麟慌接口道：「便做到尚書閣爺，也只叫文爺的是。」素臣怕鐵丐再說亂話，即起身道：「困籠、絕龍初定，脫不得人，鐵兄可速回島鎮壓，方兄可暫理絕龍島的事。」鐵丐亦知自己口嘴不好，便同有信，慌慌的去了。

是日，碧雲、翠雲奉素臣之命，在神樓了望海洋，恐有遺孽為患。忽看到登州府一路，見一片白色，紛紛擾動，與各處風恬浪靜者，迥乎不同；相離甚遠，又看不清頭，好生疑惑，忙下樓報知。素臣立傳令外護汛撥員，坐救生船，多添水手。飛駕往探。正是：

島內生身防不測，海邊死信哭無常。

總評：

貳官閒職，既不足以困素臣，而閣臣兼部又非監國者所得擅。故寧遲之時日，而不敢褻越也。但此意如於前回透漏，則味同嚼蠟矣。玉麟雲東宮不敢自專，如簾內美人若隱若現，至此全身俱見。性急人不可讀書，尤不可讀此等奇書，餘蓋屢驗而得之。

素臣落海，即皇帝出險之機玄，陰姥之功大矣。而衝破賊圍，擲落素臣，得以殺賊救友，亦其功也。然還珠、破賊，他書所能，而並成出險之功，則惟此書所獨以落想在天半。非一切稗官所得夢見也。

困籠島口，帆影招動，素臣留心細看，即令截住，似為戢逆風之故，而實則不戢逆風亦必截住，其留心細看，乃看其似船非船，是南是北，必因看出逆風而始截也。行軍不同謀，兩眼俱昏黑，截船嚇問，較勝於用謀也遠矣。其適得於道，以盡輸敵情，兼伏後事者、天也。在素臣反為意外之獲。

寫諸人哀痛，在島中是正面；感及有仁有信，是旁面；此處黑探所見，是對面。各面寫來，總為放皇帝出籠地步。作者於初落墨時，即落此想，而各面刻寫，竭情盡致，手揮五弦，目送秋鴻，其竟全在阿堵中也。讀者茫乎其故，但因哭而哭，賞其文之感發性情，猶為門以外漢。

忽然想起：想起竿索及演習之狀也，急問見聞，恐見此竿索演習也。素臣暗喜：喜探者之未見。帷燈奕奕有光，匣劍蚩蚩作響，美矣，妙矣！使素臣竟不想起，便不警捷，便非素臣。本必不可少之筆，以成絕世希有之文，此為至文。

飛娘、翠雲屢疑屢問，皆作者逐一注解，使賢愚共曉也。世之稗官，但一出口，無不知其竟旨，何煩注解人之才識？說可以升斗計哉！